采風 Feature 副刊
責任編輯：張旭婕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
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翠袖乾坤

# 喬布斯的沙煲兄弟

伍淑賢

看完《喬布斯傳》，覺得最有趣的，是喬布斯跟他一班沙煲兄弟的關係，其中又以史提芬·沃茲尼艾克（Steve Wozniak）為表表者。沃茲是電腦神童，與喬布斯識於微時，合創蘋果電腦公司。沃茲創造了蘋果一號和蘋果二號，使電腦個人化並進入家庭。早期蘋果電腦的成功，喬布斯是商業策略的主腦，沃茲是工程技術功臣。

據書中述，沃茲跟喬布斯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。喬布斯精於操控人，時冷時熱，歡喜時把你捧上天，一轉頭就把你批評得一文不值，然後說你的點子其實是他的，總之是個妖魔老闆，又愛宣傳搞「噱頭」，是做品牌的天才。沃茲卻是個低調的好好先生，對技術和工程以外的東西，如企業名位、如何做生意等全沒興趣。他們這批早期合夥人，在蘋果電腦一九八零年上市後馬上變了百萬富翁，但這其中又有一段插曲：原來喬布斯對某些早期為蘋果電腦出過力的沙煲兄弟，並看不順眼。理論上，這批人在情在理都應該分到一些股份，喬布斯對某些人就是不給，問他為甚麼，他說他們不值得。沃茲後來抵不住，私自掏腰包送股份給同事。

其實他們二人還有基本理念的不同：早期這兩個Steve和其他電腦發燒友走在一起，都有一種反叛的黑客心態，要顛覆建制。在這點上，沃茲是貫徹的，一直主張把技術內容與其他發燒友無償分享，但喬布斯表面雖是個茹素的嬉皮，骨子裡卻是個精明的生意人，制止了沃茲，後來才有公司的發展。

喬布斯從Pixar動畫回歸蘋果公司後，一連串的成功產品把他推上了神的位置。到後來，沃茲等這批舊人很多已離開，退休或另有發展。難得的是遇上重要的新產品發佈會，這些與喬布斯曾共患難又有過大爭議的人，往往又會是座上客給他打氣，有些還會如小粉絲般，為了買iPhone和iPad跟普通人一起排隊，見了喬布斯就高興地聊聊天，大家都為一件好產品雀躍。這種風度，中國人就辦不到。

海闊天空

# 「紀行」觀光之旅

蘇狄嘉

日本影劇結合商業行銷的能力向來高明，近年刻意安排偶像藝人主演，成功挽回收視率的NHK大河劇，每年都是商機無限。

《江·公主們的戰國》（2011）的演員便網羅了上野樹里、鈴木保奈美、宮澤里惠、水川麻美、豐川悅司……；《坂上之雲》（2009-2011）就有本木雅弘、阿部寬、香川照之、管野美穗、松隆子……；《龍馬傳》（2010）更有當時得令的福山雅治……；《天地人》（2009）有妻夫木聰，而《篤姬》（2008）則有宮崎葵、松坂慶子。如此陣容的劇集，當有一定收視保證。

每部大河劇都有其歷史背景框架，NHK在製作時，盡量取材原地拍攝，而在每集完結後，都有簡短介紹劇中提及地點的歷史背景故事，和相關旅遊資訊，此簡介名之為「紀行」。觀眾看罷劇情，意猶未盡，遵照「紀行」推介，親身訪尋舊日足跡，緬懷一番！

根據日銀統計，二〇〇九年新潟縣靠妻夫木聰《天地人》賺進二百零四億日圓觀光效益，二〇一〇年福山雅治《龍馬傳》為高知縣併入觀光收益二百三十四億，甚至正在重播的《篤姬》也讓原本冷清的南九州湧進三百億觀光商機。

至於《坂上之雲》、《江·公主們的戰國》的商業效益還未有統計數據公佈，但看罷它們的「紀行」，已為我規劃了下一次的日本旅遊行程了！

琴台客聚

# 李育中：我非「大家」

黃仲鳴

認識香港新文學早期拓荒者之一的李育中，已逾二十年了。

那年，就讀暨南大學研究所，習罷常與師友、同窗聚於校內飯肆，縱談學問，實屬一樂。一夕飯前，我對廣東社科院的許翼心說：「我想見見李育中，可否？」許翼心笑道：「怎不可以？他就住在隔鄰華師大。」我忙道：「我搭的去接他。」許翼心忙止之曰：「不用，此公雖逾七十，行動仍便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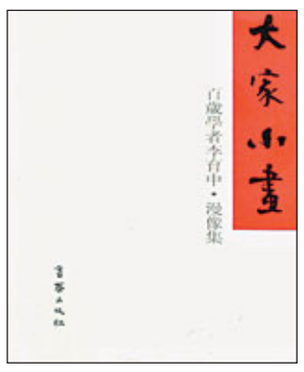
那夜，李育中果翩然而至，頓令我欣喜莫名。時乃隆冬，但見：頭戴毡帽，一襲灰色大衣，內裹棉襖，頸圍毛巾，四平之臉，露齒而笑，親切溢於色。可惜，那夜一枱，頗多習語言之士，鮮聞李老之名。席中喧嘩，盡是漢語方言之學。未得與李老深談，悵然。飯罷，李老堅拒相送，自行回館，蒼茫寒夜，黯黯燈色，此老仍步健。

二〇〇一年，也是冬夜，與廣東出版局陳松南兄飯罷，陳兄問我何所之，我即說：「欲晤李育中。」於是電往李公館，李老欣然應約。吾等遂召的士，直驅莊園，幾經兜轉，終在路旁樹下，接得候之已久的李老。該夜，三人於天河一茶藝館煮茶談天，從而獲李育中資料良多。彼並云：家中藏書逾萬。問之有何典籍，有沒有他早期的《凱旋的拱門》、《緬甸遠征記》，和譯自海明威的《訣別武器》，甚至有關香港新文學的資料等等。他說：「只在書山中，雜亂不知處。」我即說：「願作樵山客，斬棘代尋之。」立有隨他回館之意。

然而，夜深了，由茶藝館出來，寒風凜凜，微雨飄飄，益冷。召的送回莊園，駐停一處，黑黝不辨東西。李老下車後，冒雨撥開路旁垂枝，啟戶而入。此年剛好八十，腿仍健。李公館籠在迷離冷雨中，只探得其朦朧外表，不見其內焉。書齋何貌未得睹，心更戚戚焉。

此後輒與李老有往來。直到去歲平安夜，下午。與潘國森在穗，他央我介紹李老，向他請教粵語讀音問題云。此年，李老已百歲，臥院數月，剛回家休息。於書齋獲見，已行動不便，軟坐椅上，起息俱由子女照顧，然精神尚佳，思路亦清晰，口尚滔滔。至於書齋，不到百平方尺，亦無我所欲見。其子云：其入院後，家人已作清理，部分書籍，已搬至隔室，遂引領觀看，但見滿壁皆書，品類繁雜，急尋我之所欲，不獲。問之李老，彼云：「山徑雖掃拂，難行難再覓。」所謂「難行」，指其雙腿難於支撐皮囊，沒能力去尋找了。不過，他隨即贈予一冊他新出的書：《大家小畫》，並云：「這是學生為我編輯的，其時我躺在醫院。」

對學生起的書名，他本不贊同，慨言非「大家」，但經一輪解說，他便釋然了。他書中所繪的肖像，全是中外古今的「名人大家」，他只是幾筆勾勒，堪稱「小畫」而已。然雖「小畫」，但已栩栩如生。有論者說，比黃苗子所繪更筆淺而傳神。李老能畫能書能文，今之文人，能有此能者有幾人？




■李育中鄭重聲明，他非「大家」，只為「大家」「小畫」而已。 作者提供圖片

# 鐵蹄彌撒兩驚心

## ——遊聖·索菲亞教堂

哈爾濱，人稱「東方莫斯科」、「東方小巴黎」，但一趟遊下來，我感覺印象最深的，既非瀰漫俄羅斯風情的中央大街，也不是充滿浪漫色彩的太陽島，而是宗教建築的「外來戶」——聖·索菲亞教堂。

是的，正是這座聞名遐邇的大教堂，讓我印象深刻，一言難盡！

索菲亞教堂坐落在哈爾濱最繁華的地段，位於石頭道街之南，透籠街以北。

當我來到索菲亞廣場，終於見到這座所謂「標誌性」建築時，的確是新奇至極。按說，我的「宗教文化之旅」不在少數，所見過的寺廟祠觀等宗教建築不計其數，可如此這般的何曾實地見到過！

教堂外形猶如一座歐洲城堡，氣勢恢弘，頂端為綠色大穹頂，彷彿一個巨大的洋葱頭，「洋葱頭」上面挺立着金色的十字架，高聳入雲，秋陽下熠熠生輝，猛一看去，令人嘆為觀止。

再細看，只見大穹頂四翼又分佈着高低錯落、大小不一的四個帳篷頂，帳篷頂上端也是綠色，同樣也立着十字架。主穹頂與帳篷頂之間，稍加寫意就不難發現它們其實也構成了一個立體的十字架。主穹頂的頂部距地面約50米，給人以高山仰止之感。那巨大而飽滿的洋葱頭穹頂，在建築中央構成了特殊的球面，其剖面最大直徑達10米，可以形成蒼穹般的室內空間。

位於大穹頂下方的，則是一個16面體的大鼓座。鼓座上開有幾十個高側窗，簷口裝飾線角為花瓣形和神乳體。這幾十個窗兩側砌成的壁柱方圓相連，給整個建築錦上添花，使其異域情調愈加濃郁。

鼓座下部，經過多層線角過渡到下層八面體的大柱墩。底部稜、角、線和諧連接，彰顯出古羅馬的建築風格。

外牆體為清水紅磚結構，形體構造極為複雜，砌工極其精細。牆體以大小套疊的拱券構成母體，其細部豐富而生動，既襯托出大穹頂的雄渾氣勢，又突出反映了整個外牆體細部的華麗多彩。

教堂佔地七百多平方米，整個平面設計為東西向的十字架。

據介紹，這種結構上主從突出，力學上拱券托起，手法上變化無窮的藝術風格，屬於典型的拜占庭式。其宏偉壯觀，足以同莫斯科瓦西里教堂相媲美。

索菲亞教堂是沙俄入侵東北的歷史見證和重要遺跡：1903年，隨着中東鐵路的建成通車，沙俄軍隊也侵入了哈爾濱……凝視這造型奇特，外觀華美的教堂，讚歎其藝術成就的同時，國人誰都難免心情複雜，思緒會情不自禁地走進那段屈辱的歷史。

索菲亞教堂始建於一九零七年三月，是沙皇為了滿足侵略軍做彌撒做禱告的精神需要，下令由東西伯利亞第四步兵師修建的一座隨軍教堂。它旨在試圖穩定遠離家鄉士兵的軍心。當初由於時間倉促，材質和工藝上帶有明顯的戰地色彩。一九一二年重建，改成磚木結構。我們現在看到的教堂，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易地第二次重建的，由俄羅斯建築師克亞西科夫設計，耗時九年，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落成，成為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。

教堂正門篷頂為鐘樓，原先懸掛有響銅鑄成的1大6小共7座樂鐘，最大的重達1.8噸，中部雕有4個聖像。6座小樂鐘可以奏出6個不同音符。每逢重要宗教節日，由訓練有素的敲鐘人把7座鐘的鐘槌用繩子繫於身體不同部位，手足並用，有節奏地拉動鐘繩，鏗鏘洪亮的鐘聲響徹雲霄，據說當時連幾十公里外的阿城居民也會聽到這鐘聲樂曲，堪稱哈爾濱的一大奇觀。

可惜了，銅鐘後來在「文革」中下落不明，這一奇觀已成為歷史。

然而，更「歷史」的還在教堂裡面。

當我從正門步入教堂大廳的時候，不禁大吃一驚！我沒有料到，教堂功能被異化成一個展覽館——到處掛滿了哈爾濱歷史沿革的圖片！而與教堂有關的一切，除搬不走的彩繪壁畫、唱詩台和一拆就廢的珍珠吊燈外，其餘一無所剩。我駐足於大廳中央，四面環顧，只見牆面氧化風化嚴重，壁畫殘缺破敗，窗戶、樓梯油漆剝落……滄海桑田，令人感慨萬分！我不由暗忖，就剩這麼一個軀殼，別說是牧師、修女、彌撒、禱告啥的，甚至連氣味都不存了，這，還是個教堂，還像個教堂嗎?!

實不相瞞，我有種上當受騙的感覺，十分氣惱。這就好比買的明明是京劇門票，可進去一看，給你的卻是傳單，是宣傳冊！說句難聽的，哈爾濱的歷史圖片，上哪兒不能看啊，非得花20元門票鑽到這裡來？

說起來國人沒有不聰明的，可我就鬧不明白，如果說當初洋長老們的離去算是「歷史潮流」，不可逆轉的話，那麼，如今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搞點蠟人蠟像，採用聲光電等技術，還原那段歷史，再現一下當年的情景呢？這既不難想到，更不難做到哇！因此，我沒法不懷疑教堂變身展覽館，會不會是一種迴避歷史，諱莫如深的「藝術處理」？如果不幸被我這烏鴉嘴言中的話，那就太小兒科，太可笑了！因為，無數事實早已證明，歷史——無論輝煌的，還是屈辱的，你既無法改寫，也注定清不了零，那種試圖上下其手，玩點自欺欺人把戲的，就別奢談什麼歷史唯物主義了！

毋庸諱言，我是帶着一股情緒走出教堂大廳的。出門之後，邁下台階，我情不自禁轉過身去，一步步倒退着離開它。

大教堂在秋日陽光的照映下格外莊嚴瑰麗，讓我產生了異樣的感覺，適才的那份新奇感已然消退，代之而起的是讚嘆，是感慨，是一言難盡。這種挺複雜的心情，讓我忽然記起不知是何人曾經說過的名言，「建築是無聲的詩，立體的畫，凝固的音樂，可觸摸的歷史。」毫無疑問，作為「無聲的詩，立體的畫，凝固的音樂」，索菲亞教堂美輪美奐，無與倫比，是件價值連城的藝術珍品；而作為「可觸摸的歷史」，它卻勝似警鐘一隻，讓我彷彿聽到了歷史深處愈來愈近的鐵蹄聲和揮之不去的彌撒聲。鐵蹄聲和彌撒聲此起彼伏，遙相呼應，形成交響，在冷月寒星下，在淒厲的北風中，在腐朽王朝搖搖欲墜的嘎嘎作響聲中，是那樣地令人心驚！

說到這裡，也許有個命題我們無可逃遁：如何去面對當年侵略者留下的歷史遺跡？是像聖·尼古拉教堂（哈爾濱另一大教堂，「尼古拉」並非沙皇姓氏）那樣「愛國主義」一樣膨脹，義憤填膺地付之一炬，還是像索菲亞教堂這樣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華」？

這不僅僅是一種選擇，一種心態，更是一種文化，其折射出來的世相，不論歷史的，社會的，哲學的，現實的，人心的……哪一樣不耐人尋味?!

■聖·索菲亞教堂。 網上圖片

生活語絲

# 「紅歌」好！

吳康民

聽紅歌，唱紅歌，我舉雙手贊成。

甚麼是紅歌？就是抗戰歌曲，革命歌曲，勵志歌曲。

我這個老頭就是在唱紅歌、聽紅歌中成長的。《大刀進行曲》、《我們在太行山上》、《保衛黃河》、《游擊隊之歌》……以至稍後的《洪湖赤衛隊》主題曲、《紅梅頌》等等，都是耳熟能詳，至今還能跟着調子哼上幾句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就是一首抗戰歌曲，就是一首紅歌。那樣雄壯激昂的調子，把它當作國歌，誰曰不宜？只有法國國歌《馬賽曲》方能與它比擬。

抗戰開始前後的「紅歌」，既有慷慨激昂，引人奮進的調子，也具有音樂節奏的藝術性。當年創作這些歌曲的天才音樂家聶耳、冼星海，應該永垂不朽。

今天有的人一聽說「紅歌」，便搖搖頭，他們是害怕「紅歌」代表極左的時代的來臨。也許他們曾身受左禍之害而有餘悸。但是，「紅歌」並不包括文革時期鬥人或群鬥時所唱的「語錄歌」。那些歌根本沒有音樂藝術可言，隨着文革的結束而消失了。今天我們所說的「紅歌」，是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的，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相結合的產物，是中國一個時代的文化瑰寶。

這一次重慶來的「現代紅歌耀香江」的文藝演出，是向港人說明「紅歌」是甚麼東西，並不是某些人所想像中的那麼「可怕」的歌曲。雖然他們這一次帶來的紅歌並不多，實際上只有《祖國頌》、《在太行山上》、《保衛黃河》、《我們走在大路上》、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寥寥幾首。因為在香港演出，又加插了「港歌」《獅子山下》、《太陽星辰》，還有幾首外國流行的傳統民歌。而且整個演出是綜合性的，不僅有歌唱，也有朗誦和小提琴獨奏。像我這樣想一味聽「紅歌」懷舊的人會感到不滿足。但整個演出顯示出重慶大中小學生的藝術水平。特別是那位年僅十歲的女童的小提琴獨奏，閉着眼以為是聽小提琴大師的，難怪她小小的年紀便得到國際冠軍。

思旋天地

# 情人節

思旋

俗語有講「十五月亮十六圓」。壬辰龍年首個正月十五月亮卻在十七圓。元宵中國情人節剛過，又到公曆二月十四日西方情人節至。今日街頭將又見男士手抱鮮花準備向情人獻表心意。今日的玫瑰，一朵比平日漲價不少，有情郎為表最至誠的愛意，甚至早早定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可就要花價值不菲的錢囉。是否值得？哈哈！你說呢？當下青年男女講實際，正所謂「花無百日紅」，玫瑰花只能擺上三天而已，女士黯道倒不如送實用禮物啦，當然最希望情郎送的是鑽石珠寶。別以為情人節男女互相饋贈只是未婚之青年男女玩意，受情愛氛圍影響下，尤其結婚多年的夫妻都在情人節不忘偕愛侶慶祝。商店食肆老闆趁機發財不在話下。東西文化交流密切。中國春節跟元宵節在遍布世界各地華人帶動下，西方對華人傳統節日認知加深，與當地華人同申慶祝友誼融和，誠好事也。開放改革三十多年的中國，傳承傳統中華文化民俗風情的中國人，也吸收西方文化，西方情人節、復活節和聖誕節在神州大地倒也熱鬧，尤其受年輕人的歡迎。無可置疑，東西文化確有差異，惟相互影響吸收共融，優勢互補發揚光大，世界大同，和平幸福有望矣！

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，香港人與大陸同胞本是同文、同種、同根。雖然，香港經歷百多年英國殖民統治，西方文化影響頗深，但是，百分之九十多的香港人是中國人，是中華民族一分子。回歸十五年以來，我們對中國、對中華文化認同愈來愈增，特別是近年來，我們的祖國綜合國力在世界有跨躍式的進步，作為中國人的我們都以中國輝煌成就而驕傲自豪。近年來世界經濟出現多次危機，香港亦曾經歷過多次困境，幸而香港背靠祖國，不斷伸出援手讓香港人安心、安渡難關，香港人身在福中，應知福。「個人遊」來自祖國同胞與港人情同手足，親如兄弟。香港經濟繁榮某程度有賴於「個人遊」促進人氣大增。或許香港和內地文化有待共融，手足情深，互利互惠。大家好！

詩幻留形

# 詩歌的交流

陳智德

去年我與飲江和鄧阿藍擔任工人文學獎的新詩組評判，現在得獎文集正由主辦者編輯，準備要出版了。得獎作品能結集成書自是值得鼓勵的事，我把擔任新詩組評判期間，特別是總評會上與飲江和鄧阿藍討論的情形，重新再回憶和組織，寫了一篇評審後記，對新詩組得獎作品概括地寫了些意見。

對我個人來說，與飲江和鄧阿藍在總評會上的討論是很值得珍惜的經驗，我視為一次很理想的詩歌交流。因為，詩友間其實也很少好好談論彼此的詩歌見解，特別是理念的問題，大概沒有適合的氣氛或場合吧。總評會上，飲江和鄧阿藍和我先拿出各自初步入選的作品，逐一交換意見和討論，各人所選，當然有異亦有同，最後也歸結為有關工人文學、社會題材詩歌的討論，因而都理解、也認同彼此的選擇。詩如何由個人出發，達致更廣闊的空間？詩如何關注廣大人群，針砭社會？問題的基礎仍離不開詩本身的語言，其實也關乎藝術視野的呈現。詩與議論的分別在於語言和情感，詩所能達致的人文關懷，正在於詩語言本身的藝術性。

三人對詩歌的側重點雖有差別，但大抵都認同，詩歌的社會性所能達致的感染力，與作者的視野、情感的幅度、語言的技巧不可分割，我想，這大概也可說是我們評選的準則。在眾多稿件及入選作品當中，我們最後選出了冠軍、亞軍各一，季軍兩名，主題獎和推薦獎各三名，大抵都能達致社會性與藝術性的平衡。本來，普遍性、社會關懷以至若干程度上對於「共名」的配合，是寫實文學和工人文學至關重要的精神。其間，作者或作品人物的個性，很易被忽略，因為也不容易被理解或不容易整合在基本精神當中，但文學的個性和鋒芒，仍是我們所樂見。故此，在社會性以外，我也特別提出對別具個性和鋒芒作品的重視。

百家廊 張衍榮